



行走

香港几日,行色匆匆,虽说是走马观花,许多见闻还是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街头的老报摊。

作为时尚之都,香港每一条街道都称得上寸土寸金,尤其像尖沙咀这样的核心地带,每一寸土地似乎都暗藏着无形的财富密码。初次见到老报摊,是在海防道,几十米狭长的街道上,前后就有三家,后来在临近的弥敦道97号商务印书馆附近,又遇到两家更大的摊位。朋友介绍说,香港的街头不仅有老报摊,还有老邮筒、老式电话亭。后来留意察看,果然在路边看到绿色的老邮筒和用有机玻璃搭建的老式电话亭。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发挥作用,但在报摊前,我看到摊主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帮助顾客挑选报刊。

记忆中的报摊,曾经是一个时代传媒的最前哨。它以灵活、便捷的方式,受到人们关注和喜爱。那时,无论是上班族,还是闲居在家的人,去街头报摊挑选几份报刊,浏览最新新闻娱乐动态或是品读文艺作品,每天像早餐一样不可或缺,也成为一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然而,随着新的传媒手段不断涌现,传播方式快速更新,一度红火的报摊逐渐冷落。如今,我所在的内地城市,很难找到一处依然经营着报刊的商家。

尖沙咀一带的街道,是奢侈品的天下,像香奈儿、迪奥、普拉达等名牌商店,比比皆是。老报摊跻身于这些光鲜无比的名品名店之列,猛一见,感觉像是时装店里摆放着一件老古董,有些格格不入;细细看,又觉得像是从时光深处走来的老阿婆,熟悉的模样有一种久违的亲切。

香港街道上的报摊大都临近人行道,有的紧靠着商店一隅,多是几张桌子、几块木板拼凑而成,随意简洁,上面摆放的报刊却琳琅满目,一些创办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大报赫然在列。在海防道一家报摊前,我粗略浏览了一下,像《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知名大报就不下十几种。《大公报》创

香港老报摊

姚中华

办于1902年,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文汇报》正式创刊于1948年9月,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当日还运往内地各地销售,日发行量超过四十万份,读者遍及五大洲;《星岛日报》是华侨富商胡文虎于1938年在香港创办,是香港第二大中文报纸,发行网络覆盖全球。此外,还有像《东方日报》《经济日报》等在报摊上都有出售。报刊类别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还有像《马经》这样专为赛马赛事提供服务的报纸。老报摊,依然像一桌丰盛的大餐,摆放着不同口味的美味佳肴,供人挑选。

香港报纸一大特色是版面多,内容庞杂,许多报纸都在十个版以上,报中有报,报中有刊。

在传媒手段日新月异的当下,报刊面临着巨大竞争压力,香港也不例外,其中主要是读者的流失和经营收入减少。作为以出售报刊为主要营生手段的报摊,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香港报纸多为彩色大报,版面多,但售价相对便宜,一般每份在15港币左右,这在当地相当于一瓶普通矿泉水的价格。我注意到,一些报摊在出售报刊的同时,还配搭出售儿童玩具、饮料等产品,以此增加收入。在海防道,有一家报摊设在超市内,成为超市的一部分。

香港的报业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风雨历程,许多报刊都发展成为大的传媒企业集团。面对信息化传播浪潮,反应敏捷的报业巨头们也迅速把触角伸向其他领域,通过开发新闻APP、进军短视频、抖音领域、拓展媒体平台等,引入更多科技元素,实现多媒体、跨行业、多渠道经营,以适应市场变化与挑战。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在拓展传媒阵地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作为传统销售渠道的老报摊。那些坚守在街巷中的老报摊,如同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依然以最传统的方式接近着读者、接近着大众,释放着都市烟火气息。

在如潮的人流中,走近一处老报摊,不仅让人感到一份亲切,更有一份敬意。

诗词

贺安徽艺术名家作品展

王家富

满室琳琅入眼中,匠心妙手夺天工。
丹青焕彩千山秀,翰墨含情万壑融。
十载耕耘凝硕果,一朝展卷见真功。
皖中才俊挥椽笔,泼染云霞映碧空。

与菌书——致牛肝菌驯化专家纪开萍

袁牧

山与菌的对峙

你俯身丈量澜沧江到哀牢山的足迹
让整个云南高原都肃然起敬
在牛肝菌褐色的菌褶深处
“不可驯化”的学界定论
如巨岩横亘在所有探寻者的前路
二十四年从未间断的培养皿里
无数个黑夜长出的白色菌丝
像你鬓角渐生的霜雪
实验室的白炽灯彻夜长明
将一个个失败的菌落熬成惊叹号
那些桀骜不驯的孢子
在琼脂战场上发起一次次突围
又一次次被你的执着围剿
而你早把青春抵押给无尽的未知
在黑暗中守候破晓的光芒

光与暗的博弈

失败的培养基堆积成山
你却像拆解谜题的独行侠
在显微镜的方寸之间
捕捉生命最细微的震颤
当绿霉菌第三次吞噬成果
你依然平静地校准实验坐标
就像面对迷途的学子
用耐心等待成长的回响
那些被揉皱的实验记录
在台灯下重新舒展成帆
载着希望之火穿越科研迷雾
直到某个潮湿的清晨
倔强的菌丝终于颌首
写下第一行驯服的契约
每朵人工牛肝菌
都举着小伞向你致敬

味与魂的传承

当人们品尝着菌汤的鲜美
或许并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培养箱的刻度永远铭记
那个为菌类事业燃烧的靈魂
刀尖划开的每个切面
都镌刻着一位女科学家
与微生物对话的全部勋章
那些藏在菌褶里的
不仅是令人惊叹的鲜味
更是野生时代向现代文明的献礼
在景洪的厂房里
你用科学搭建起跨越的桥梁
让山野的馈赠变成生活的畅想
面对“牛夫人”的赞誉
你只是微笑着转身
继续专注地记录每个数据
像守护新生儿般守护着
这些改写菌类命运的密钥

随笔

夏夜

张升平

小时候,最喜欢夏夜。我家住在农村,村西有一条小河,每到七八月,劳累了一天的村民,都会借着夜幕,到河里浸泡一会。河水晒了一个白天,水温正好,燥热的身子,被河水一冲,顿觉神清气爽,舒服不言而喻。小河,成了村民们夏天晚上最好的去处。不论什么时候,孩子的安全都是最重要的。我上小学的时候,虽然没有教育局文件天天要求,也没有学校老师时时电话关照,但家长们从来也没忘记把孩子拢在身边,不让他们出一点意外!防溺水,家长们身体力行!

现在,小河还在,但夜浴的场景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夏天里,炎热是常态。白天还好,夜里就更加难熬。那时,村民们的房子都是又矮又窄,门窗也小得可怜。空间小,通风不好,屋里就更加闷热。所以,一到晚上,村民们都会把床铺搬到院子外边。夜深了,炎热渐渐地遁走,清凉悄悄地降临,睡在夜空下,一种轻松和愉悦油然而生。邻居们大多聚在一起,没有性别的禁忌,大家一边摇扇,一边聊天,好像有说不完的闲话。

我家住在小山旁,山脚下有一块天然形成的青石板,石板呈长方形,由南到北有十多米,而且稍微上高下低,很适合晚上休息。家里人多,床少,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每天天还没黑,我和村里一般大小的孩子,就

去到石板上抢占有利位置,把早就准备好的席子枕头放到自己心仪的地方。和我们一起在石板上睡觉的有一位老人,是我本家大爷。大爷因为成分问题,原来教书的差事也丢了,在村里属于受管治的对象,但大爷有学问,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说三国、讲水浒。

大爷的故事,给我的文学启蒙超过了我的任何一个语文老师。有时,正睡得甜美,忽然被凉凉的雨点打醒,于是我们开始大呼小叫起来,抱着席子和被单枕头往家的方向疾跑。

从屋外到屋里,巨大的温差让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所以,夏天,夜晚,最担心的就是下雨。七夕,是夏天一个难忘的节日,在这个日子里,总会想起牛郎织女的故事来。

睡在夜空下,看着天上的银河和繁星,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句子来!长大了才知道,天上哪里有什么牛郎织女呀。我们用肉眼看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距离竟然到了惊人的十四光年。哪怕真有牛郎织女,想见面,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夏夜如果有一份友情,那就更让人期待了!

夜深了,连最聒噪的鸣蝉也噤了声,夜幕下,网床上,一阵阵呼噜声才在星光下响起!